

評審獎

少女斜巷

游善鈞

帶著抄捷徑的心情穿過這條簇擁各式花草盆栽的斜巷，就可以看見那間便當店。

半開放式一層樓紅磚建築外觀樸素，屋頂搭了張斑鏽鐵皮。坪數不大，店內擺放兩三張桌，靠牆畸零空間再塞一桶熱湯便已極限。店家鄰近馬路，不遠處是十字路口，離紅綠燈不到十公尺。汽機車被攔下倒數計時百無聊賴空檔只能往這邊望。常常和站在十來張鋁鐵盤前等著幫客人夾菜的少女對上目光。

幹、看屁喔。

少女心中不時發起牢騷。有幾回一不留神罵出聲，被悠哉騎腳踏車的阿伯聽到。

隨便，反正也不認識他。

少女又想。

被抓來這裡工作已經夠倒楣了，居然還要被路過的陌生人打量。又不是動物園。她埋怨起凡事斤斤計較的媽。為什麼不肯好好打理門面，捨不得重新裝潢沒關係，至少在前面蓋一道門吧？手動的也可以——難道不知道現在外面空氣超差，之前新聞不是才說現代人罹患肺癌的比例愈來愈高嗎？

沒有門，自然不可能裝設空調——夏天熱到蒼蠅四起，冬天冷到金屬器具隨時能割傷手皮。

轟轟轟轟轟轟——

兩臺工業用大風扇發出巨響吹著。

聲音很大，也能感覺到風在四面八方攪動。偏偏就是不涼。

中午十一點半，客人陸續上門。

今天第一位客人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撥弄了幾下塌扁頭髮，踏上階梯的同時往牆上看板一瞥。

「今天想吃什麼？」

明明沒多少選擇，青年還是看了好一段時間。

「排骨。」

「這邊吃還是帶走？」

「這邊吃。」

得到答覆，像是輸入指令，少女立刻抄來鐵夾，夾起架上一塊排骨扔進油鍋回炸，緊跟著側過身抓來一張盤子，傾身靠貼上去借用體重扳開比安全帽還大上兩倍的飯鍋，踮起腳尖上半身幾乎埋進去，用小小飯匙往裡頭一口氣鏟三四次。咚一聲重重蓋上鍋蓋，她迅速將塌散開來的白飯收攏在一塊兒，在圓盤中央堆起一座山。飯粒顆顆分明遍佈油光。

有了光澤以後，飯粒看起來特別飽滿。

「要哪幾樣菜？」一邊問，她持起湯匙。

「可以選幾樣？」

「三樣。不要蒸蛋的話可以多一樣。」

少女對答如流。不是訓練有素，純粹這些年聽母親對應聽慣了。

「這個、這個，這個是青江菜吧——還有……這個是什麼？」

「素肚。」

「那甜不辣好了。」

「湯在後面請自取。」拋出這句話，還沒撈甜不辣，她想起什麼，捧著盤子匆忙背過身去。夾起排骨，心想呼好險差點炸黑了。上禮拜遇到一位大嬸，只因為雞腿炸得稍微顏色深一點，便嚷嚷著可不可以換一隻。剛好被從後頭出來的媽聽見，道歉道個不停，除了重新炸一隻外，還多給了半顆滷蛋。

嘖，奧客就是被這些搞不清楚狀況的店家寵出來的。

「啊，我要帶走。」

靠——剛不是說這裡吃嗎？少女耐住性子，從鼻腔深處緩緩噴出綿長氣息。

費一番手腳終於將飯菜弄進飯盒。希望對方看了還有胃口。

「要滷汁嗎？」

「好。」

她在白飯淋上滷汁，往排骨俐落撒上胡椒粉。

「啊、我不要胡椒粉。」手裡拎著一袋湯的青年張大嘴巴。真希望蒼蠅飛進去。

你也太慢說了吧——「不好意思。」她慢慢悠悠吐出一句。

「沒關係。」

不然哩？

下一位客人來了，是討人厭的歐吉桑。青年湊齊零錢提走便當，看一眼手機上的時間蹬下階梯小跑步跑向停在對街早餐店旁的摩托車。

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緣分就是這樣短暫——幸好。

「跟上次一樣。」

她討厭這種裝熟的人——最好自己能記住所有人的喜好。

「雞排飯？」

「對。」猜對了。歐吉桑把玩鑰匙發出嚓嚓嚓聲響，身子從菜盤上方探過，咧出一口嚼檳榔爛牙又說：

「大塊一點的。」

拜託離遠一點，衛生第一。

「帶走？」

「帶走、帶走……」大概是因為被記住喜好而感到開心，歐吉桑一臉喜孜孜：「筍子、玉米、蒸蛋換滷

蛋——」

「筍子、玉米……滷蛋……」她重複著對方點的菜色。不是應和，只是找個方式填滿這段空檔。

「今天沒茄子？」

「沒有。」有什麼好問的，看不就知道了？

還差一樣。她不耐想著。趁發牢騷的時候將雞排扔進油鍋。

「燒喔燒喔！」人未到聲先到。少女的媽捧著鋁鐵盤出來：「麻婆豆腐。」

少女後退半步讓出空間。

拜託，麻婆豆腐哪裡燒？根本直接把豆瓣醬拌進去而已，是最偷懶的料理——雖然點擊率超高。

「讓開。」明明已經讓出足夠的空間，不曉得是不是習慣了，媽還是粗聲說著。她再後退半步。再退，就要下油鍋了。

「麻婆豆腐。」歐吉桑自以為捧場，指著那道菜的厚短指頭差一點就要浸進去。「這麼忙啊？最近在忙什麼？都沒看妳和方仔來泡茶！」他想寒暄，但媽沒時間搭理。賺錢都來不及了。

「爐子上還有菜！火還在燒。」敷衍著縮起身子躲進後頭。

剩下少女一個人面對他。

「還在讀書？」

還在讀書的話怎麼會在這裡幫你炸雞排？

真雞排。

「畢業了。」

「畢業了啊？在讀大學，哪間？」

「沒有。」

「為什麼不讀？現在不是不用考都能念？」

「不知道。」她將瀝乾油的雞排壓在白飯上，撒了兩倍的胡椒粉。

夠大塊了吧——骨頭夠大塊。

「我兒子早上都會到青年公園打球，他在那邊教人打網球，妳想學嗎？」

問題有夠多，每次來都問個沒完。

但不能生氣。少女暗暗告誡自己。自己做的是服務業。碗不能往客人臉上砸、湯不能往客人身上潑、筷子不能往客人眼睛戳、硬幣不能塞進客人鼻孔。統統不能。

「最近比較忙，沒空。」

「年輕人要多運動——像我，每天都會去快走、游泳！要多動！年輕人要多動！」
她擠出笑容。不知道怎麼回應時，笑最有用。

「湯在後面，今天是金針花湯。」

「熱死了，還喝湯。新聞說上看三十五度。」

走路搖晃幅度頗大的歐吉桑離開時撞到其中一臺電風扇，角度一瞬間偏移的電風扇直往少女臉上吹，將她的頭髮帶進她的眼睛。

「幹。」倉促從眼底撩開髮絲，連帶勾出一兩滴淚水。「哭天。」沒有客人，也不是紅燈。沒人在看她。她可以盡情罵出聲來。

「不想念大學？那妳要幹嘛？」

高中畢業時，媽問她。

「不知道。」

「不知道就來店裡幫忙。」

於是她就來到這裡了。

啊——她突然張大嘴巴。

仔細回想起來，明明以為是被逼著來的，原來是自己答應的啊。



這條斜巷有個祕密，少女不曉得其他人知不知道。

巷子一頭是中正區，不過只要一穿過，從另一端出來，就立刻變成了萬華區。

在她心中，這條切換兩個空間的斜巷，是專屬於自己的蟲洞——只要持續意識到這件事，持續對這件事感到奇妙，就永遠能夠穿梭回某段時空。

第一次知道這件事，少女剛升上國一，一家三口仍有家庭旅遊的餘裕，甚至偶爾以及時行樂的名義讓少女請禮拜五和下禮拜一的假來一趟四天三夜之旅。她自告奮勇去郵局領掛號信——其實是想找藉口溜出門順道到便利商店吃根蘇打藍冰棒。

拿著招領通知單興沖沖來到郵局。

「這個不是在這裡領。」好不容易輪到自己，號碼牌剛塞進盒子，透明壓克力板另一側承辦人員一臉冷靜說。

「這不是郵局的掛號嗎？」那時的她還會問蠢問題。

「是郵局掛號，但不是這間郵局。」

不是這間的話——是哪間？自己每天經過的郵局就只有這間啊！

「這裡是青年郵局。這上面有寫，要到龍口郵局領。」承辦人員皺了一下眉頭，從座位上起身，指著招領通知單上方那一行字。

上頭寫著：龍口郵局掛號郵件招領通知單。

媽聽了，久久止不住笑。「搞錯了啦！要到和平西路那間郵局領，知道和平西路吧？就是往植物園、建中那邊過去那條。」

「為什麼要去那邊領？那間比較遠耶！」

「這裡是中正區，過去是萬華區——那間其實真的比較近，會覺得遠，是因為我們平常都往青年公園那方向走。那邊有市場，有社區，生活機能好多了。」媽輕輕鼓掌，連忙補上一句：「啊、怎麼忘了——還有夜市！」

「我們平常走的地方是萬華區？」

「對啊！不然妳以為古亭國中操場旁邊怎麼會有『萬華』醫院啊？上次吃壞肚子不是半夜掛過急診？小學那次啊。」

少女這才恍然大悟。

看著女兒傻憨的表情，媽又笑了起來。

回過神來後，少女後悔和媽有過這段討論。因為從一開始就不會搞錯的人，將一切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人，並不會意識到一條斜巷宛如一條分割線般將兩個區塊劃切開來。那些沒有被提醒、驚覺的人，無法發現這條透明的界線。

這麼一思考，少女可以肯定除了自己以外，只剩下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

因此，這段話或許應該這麼改：這條斜巷有個秘密，少女不曉得除了自己和媽以外的其他人知不知道。她要媽保密，包括對爸。媽點頭說好，表現稱職，轉身就將這個秘密忘得一乾二淨。

少女坐在紅色塑膠椅上玩手遊。死了。用光機會了。下一條命還要再等十分鐘。

時間來到下午兩點，差不多可以開始收拾。想著，少女起身將手機塞進牛仔褲口袋。夏天的手機沒玩幾分

鐘便熱得像一隻手。

畢竟是夏天——將容易臭酸諸如豆腐豆乾豆包等豆製品倒進餿水桶，少女將其餘即將變成自家晚餐、宵夜、隔日早餐甚至是午餐的剩菜一一裝進塑膠袋裡，撩來粉紅色塑膠繩快速繞一圈首尾穿插牢牢拽緊。

一開始想說能省則省還會用樂扣或者不鏽鋼提鍋之類的容器盛裝，但每天煮兩頓招呼客人累都累癱了，鐵門拉下活還沒完——清理廚具打掃店面整理一大箱一大箱進貨食材，回到家哪來力氣繼續刷刷洗洗。

一走入斜巷，視線立刻昏暗下來。好像連空氣都變潮濕了。

少女沒去過峽谷，但相信峽谷就是這樣。

只用一根食指勾著好幾個塑膠袋，指頭好像快斷了。

斜巷總能在她心裡築起一道牆，讓她由衷產生一股安全感。

光亮，聲音，人群。一時間全淡出、遠去——一踏出斜巷，凡此種種又立刻回來。這種隨時可以復原召回的事物所伴隨而來的巨大輕易讓她覺得無比自由。

家門向外拉開的剎那，巷子益發窄仄。她側過身子滑溜溜閃進。

進門第一件事就是上鎖。

要是被媽發現自己早上出門嫌麻煩沒上鎖肯定會被痛唸一頓。

媽被鎖在門外，比平常多花五秒鐘開鎖才能回家。找不到鑰匙放在口袋還是包包的話要十五秒鐘。少女心上吊著這些事，扳開冰箱將堆滿飯菜的塑膠袋往裡頭擺，她伸長胳膊，不擺深一點會被罵——裡面不是還有空閒嗎？這樣放是要怎麼冰其他東西。關上門時發現燈好像壞了，沒亮，手邊陳列架上對號入座的雞蛋看起來一點光澤也沒有。離開和客廳間隔著一張薄膜刮出條條皺痕飯桌的廚房，她往後方走道擠過去。

房門反鎖，釦子般的喇叭鎖像是魔法按鈕。

少女著迷於能夠輕而易舉導致改變的事物。不是那種決然的改變——而是隨時回頭都來不及後悔的改變。都說重要的事得說三遍。脫掉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T恤、不曉得是發霉還是太舊的發黃內衣，只穿著一件內褲直立在窗邊。胸部裸著，窗簾開著。無所謂。往窗外望，電線如肌肉糾纏成束懸在半空，大概是太像胳膊了，連麻雀都不敢接近。對面歐巴桑從樓上摔下開放性骨折後搬至一樓，二樓房間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看到人。

她離開窗邊，來到衣櫃前。打從有記憶以來，衣櫃門始終虛掩。臺北潮濕，據朋友說家裡光是靠著牆背就濕透——不誇張，根本陰陽兩界，一過南港橋，雨就受不了，我還以為還陽了哩。

想起朋友生動描述的神情，她繃住嘴角拉開衣櫃門。

由左到右，自夏至冬。離牆最遠的那一側，是最保暖厚重的及膝大衣。五年前清倉價買的，三千塊錢有找，近年暖冬連連幾乎派不上用場。她一一解開墨綠色大衣的牛角釦，小小的牛角釦讓她想起甜筒。口水突然甜起來。

大衣全打開了。

她從裡面取出真正想要的東西。

一件學生襯衫。

更精確的說法或許是：畢業襯衫。

畢業當天，大家會在上頭留下彼此的簽名——黃的、藍的、黑的、綠的、紅的、橘的、粉紅的、螢光的……字跡或工整或潦草到近乎鬼畫符。

也有人真的畫了符——但更多是畫愛心、人臉、動物。

不知道是誰畫了坨大便。

在腋下找到那坨連臭味線條都如實呈現的大便時，她想了很久，始終記不起當時有誰叫自己把手舉高。搓揉著那坨小小的大便，肌肉、神經、心靈慢慢放鬆。她在床上躺下，脫去內褲，佈滿花花綠綠簽名的襯衫蓋住上半身，像一個人壓著另一個人。底下騷動、接著膨脹開來，像起伏的背，兩條胳膊象拔蚌似的忽然從袖管滑出往下體延伸，肉色的水蛭。

這是她最鍾愛的寧靜午後。

媽回家後開著嚓嚓嚓收音機在沙發上睡死。街坊鄰居口中的方仔，少女的爸，在離家很遠的地方醒來接著工作。這樣就夠了，只要有一個人不在家，這個家彷彿就可以一直運作下去。

至於其他喧囂——警車、救護車、消防車，引擎聲惱人的機車。甚至是上禮拜深夜波及手機行落地玻璃門的流彈。統統發生在這條巷子的另一側。斜巷是闌尾，是多餘的器官。

在沒有人會多看幾眼的器官裡頭，她可以完全擁有她自己。



「怎麼這麼晚來！是不是又睡過頭了？跟妳說要設鬧鐘、回去就趕快睡，不要摸東摸西一直滑手機——跟妳說過多少次了！」手邊忙著客人的便當，嘴也沒閒著。

「嗯。」少女沒有回嘴，喏喏應一聲，反手在腰間匆匆繫好圍裙，低著頭從對方手上接過紙盒。

「爌肉飯。」交接完畢，女人隨即鑽進後頭，木製門板掀開時嗆鼻的油煙味趁隙飄出。

她的心思還停留在幾分鐘前的斜巷內。

叭叭、叭叭、叭叭——

尖銳喇叭聲從身後快節奏傳來。少女嚇一跳往旁邊逃，差點一腳踩進別人的盆栽。沒踩爛花叢，小腿脛骨倒是狠狠撞上。機車嘖嘖嘖嘖冒出烏煙揚長而去。

對這附近熟悉的人若要從寧波西街右轉進中華路二段，為了少等一個紅綠燈，常常不走前方馬路而穿進豆漿店旁斜巷——即使柏油路上頭劃了個巨大單行道箭頭，顯然只是僅供參考。

抄捷徑倒也是人之常情，可惡的是居然猛按人喇叭。

幹，有夠沒品。路又不寬說句借過是會死嗎？

「不好意思，我的咖哩可以換嗎？我想換——這是肉醬通心粉？」

起先慢半拍，以為自己聽錯。直到和男生誠懇的目光接觸把剛才的話重新想過一輪才意識到他是認真的。

「對。」

「不好意思……可以換嗎？」

既然客人都開口了。

「嗯。」少女點頭，三兩下撈出左上方那格咖哩，扣入黏糊糊肉醬通心粉——滴滴答答湯汁碎末來回交錯灑在飯上，澆上焦褐色滷汁再疊上琴鍵般肥肉相間的爌肉。

靠，最近是怎樣，想弄一個乾淨的便當怎麼這麼難。整個便當看起來髒兮兮的，簡直是一塌糊塗。少女擠著眼角想起腋下那坨三層樓大便——反正要吃的人不是自己。在最角落塞上一小匙用來提味的酸菜，折下蓋

子，綁上兩條橡皮筋。黃紅雙色橡皮筋在紙盒上拉出一個歪斜的井字。

「不用竹筷。」

是不會說快點喔，都放進去了才說。

說不用竹筷的男大生一連抽了四張衛生紙。

男大生離開後，下雨了。

暴雨。

少女看雨看得很開心。

她喜歡雨，從小就喜歡。只是現在喜歡雨的原因不一樣了。

天氣變化和來客數存在連帶關係。

一旦碰到下雨和寒流，店內便清閒許多。

清閒有好也有不好——好處很明顯。壞處則是媽會到前頭坐鎮。一下子要她擦桌椅，一下子要她把那鍋沒幾個人喝的湯抬進去重新熱過。

趁著滂沱雨勢車來人往沒人搭理自己的空檔，她拉開抽屜翻出巧克力。撕開包裝，埋頭咬一大口。生意不好，媽窩在小廚房頭垂到後頸以下把飯一匙匙往嘴裡掃很快就要出來。少女愈嚼愈快。

嘴裡咬著多年前紅極一時的雷神，雲頂也有永世雷神。此刻轟隆隆轟隆隆——一槌槌敲打著。

下午出門時還覺得氣溫比前幾天降一兩度，媽大概也是這麼覺得——少女一眼看出今晚菜色相對豐富，菜量準備也更加充足。可惜天公不做美，硬是吐了這麼一大口口水。

做過生意都知道，最穩妥的賺錢方式不是哄抬價格，而是控制成本。少女似乎可以聽到媽嘆了一口氣。再

想一下，也許聽錯了。錯覺。背著身什麼都有可能聽錯。

一名穿著黑色雨衣的中年婦人衝進來。

少女立刻彈起身子像從座椅上發射升空，強大的反作用力好像把塑膠椅坐裂了。

女人黑壓壓逼近，水珠成串落在地板。少女討厭蝙蝠，但現在只要肯掏出錢包，就算光顧的是吸血鬼也無所謂。

「今天要吃——」

「椒麻雞。」

「好的，椒麻雞，外帶。」

「我要這個、這個還有這個——」

少女還在油鍋前幫雞肉裹粉，中年婦女便急著說。

「辣炒年糕、筍白筍還有……」她轉過身，來不及看到對方指的第一道菜。

「這個。」

魚香茄子。

「椒麻雞要等一下。現炸的。」

沒有門、沒有空調，當然也沒有電視。

「有電視客人會賴著不走。」媽說。「小本生意翻桌率很重要。」說得煞有介事。

雨聲猶如環繞音響將她們團團圍住。少女背對中年婦人，身後傳來遊戲音效。兩人玩的是同一款遊戲。不知道她過到第幾關？

電話響了，少女接起。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沒有外送。五個便當才外送。嗯……國盛國宅過去就不送了——嗯、不好意思我們今天沒有外送。」另一端先切斷了通話。她還是把該說的話說完。原理跟運動選手相同——不把該做的動作做完整容易受傷。

體格高大壯碩的爸從前想成為棒球選手，而他確實也有那個本錢——實力夠水準，長相也頗具男人味。可惜成名太早，學生時代便被教練和媒體捧上天。自恃天賦過人的他轉入職業後聽不進任何建議。比賽前後熱身不確實，平常生活作息也放蕩錯亂菸酒不拘，更別提保健養生，導致身體早早報銷。

當年喜歡他和嘲笑他的人現在都不記得他了。

「多少錢？」

「八十五塊。」嘖，看板上不是有寫嗎？

「一百給妳找。」

「找妳——」

糟糕，零錢不夠。

「不好意思，我去便利商店換一下零錢。全家，很近。」

「妹啊，妳少算我五塊不就好了！」

怎麼不說不用找就好了？

「我去換一下——不好意思！」少女對裡頭喊：「媽——我去換一下零錢！」晃了晃手上那張千元大鈔。抓著兩大袋零錢衝回來時，中年婦女還在。

「不好意思！找妳十五塊。」少女的頭髮衣服全濕了，夾腳拖發出吱、吱、吱、吱可笑的声音。
「便當都冷掉了。」

對方接過和少女身體一樣濕冷的硬幣。

「不好意思。真的很不好意思。」

少女因為自己的狼狽而感到放心。

之後，下一位客人遲遲沒有上門。

她直挺挺站著想藉由地心引力瀝乾自己。

「沒看到地上都是水啊？沒事是不會拖一拖？客人滑倒怎麼辦？妳沒看到，到處都是泥沙！」都吃飽多久了，媽的聲音還是一樣有力。「拖完回去洗一洗。」

「洗什麼？」少女像是腦袋也浸了水般愣問。

壓根兒沒在聽對方說話，女人一股腦叨囔：「快點弄一弄回去，這邊我顧就好。洗完記得把中午的菜熱一下。要洗的衣服記得拿下來，啊、還有，回去先看看廚房的窗戶有沒有關好。」



之前曾在臉書看到某則經過無數次轉載的新聞，內容是一名工人在進便利商店前擔心弄髒地板，因而脫掉鞋子打赤腳——照片引起的感受相當複雜，既感到貼心，也覺得心疼，更多是關於社會階級的探討。他們說沒有誰比誰更高一等，大家對這個社會付出的努力與奉獻都是無可取代的。

他們說是這樣說，偏偏某些人的日子就是過得比某些人好。

想遠了——少女望著地板上的腳印污漬想著。

同為工人，那絕對不是爸會做的事。

想著那雙縫隙卡著污垢、連腳背都長滿毛的腳此刻正踏在浴室磁磚上自己剛才也踩著的水窪，少女手臂內側掀起一點一點的雞皮疙瘩。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忘記把毛巾拿出來，扔在垃圾桶裡的衛生棉有沒有確實摺好，又或者吹風機的插頭該不會還插著沒拔——啊，窗，窗戶忘了關。

廚房流理臺邊濕了一片。她拉上窗，掏來抹布擦拭。都是顏色害的。深色的流理臺看不出積了一大灘水。特別是在廚房，媽總說看到就不要開燈。事實上，不開燈的話，總有些地方看不到。如果是以前還在念高中的時候，她肯定會這樣反駁。

擦完流理臺，她拎著從購物頻道買來的拖把來到門邊，一路往浴室方向拖。

不管在不在家，做的都是類似的事。

電鍋跳起來的同時，少女手上那本漫畫還剩下最後一章，爸剛好洗完澡出來。上半身光裸，只穿著一件脫線的條紋內褲。媽常叫他好歹多穿件短褲。她不喜歡媽提醒他時的表情。

打開電視，鼓聲、喇叭聲、吆喝聲一齊炸開。裡頭的人小小的，正在打棒球。黃色對藍色。從廚房往客廳望，螢幕格外亮。

當不成球星的爸，至少還是扛得起東西。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那是他長大後才出現的胎記。

她離開廚房拐進走道。爸從沙發上起身。

這是他們父女培養出來的小小默契。畢業到現在，兩個月，好像已經沒什麼需要學的了。



少女退出玄關，家裡空無一人。關上門。依舊懶得上鎖。媽什麼時候才會發現——這是她刻意為自己製造的小小威脅。

哇靠，雨到底下到多晚？一轉身便在心底驚呼。

十點多，路還是濕的。

幾點睡著不記得了，看影片看到迷迷糊糊昏過去，早上醒來在鏡子裡看到黏在牙齒上的巧克力渣，才想起昨晚忘記刷牙。

原來不是錯覺——難怪口水愈吞愈餓。

「靠！」她忍不住喊出來。

一滴水刺進她的頭頂。抬頭看，下一滴水差點掉進眼睛。

差點忘了——

走這條斜巷，不只下雨需要撐傘。狹窄巷弄上頭有密麻交織的電線，兩側建築抽高後好似往內側傾斜，凸出在牆外的防盜窗上頭掛著衣服，下方擺著大大小小各類盆栽——沾附其上的水珠什麼時候墜落都不奇怪。

內衣？襪子？還是內褲？

雛菊？牽牛花？還是黃金葛？

小時候被突襲的水珠嚇到，還會仰著頭猜著。國小第一次帶同學來家裡玩。兩個小不點站在巷口，從腳下往盡頭望，被壓得細細的路看起來好長好長。「幹嘛撐傘？又沒在下雨了！」見少女撐開傘，同學嘟著嘴問。

「不撐就不撐！」當時還是女孩的少女這麼回答。賊兮兮笑著，騰出一隻手隨時準備好擋開水珠。

「啊、有水！」同學哀號。

「看看吧！誰教你不撐傘！」

兩個小不點笑起來，在巷子裡趴趴搭搭追逐。一往前衝，才發現斜巷不長，上頭的水珠落得更快了。

轟轟轟轟轟轟——

耳朵快被這兩臺大風扇吹聾。

說不定是百合花。少女摸著被水珠砸傷的地方想著。她喜歡百合，但仔細想想似乎不大適合擺在鐵籠窗邊。

「啊——」

「內用。」

「不好意思。」

眨眼時，對方已經站在面前了。

少年？還是青年？從第一眼看到他，少女就一直在想——他給人的感覺帶有少年的稚嫩青澀，但同時也有著青年的專注硬朗。

這不是少女第一次看到他，卻是少女第一次近距離看他、和他交談。

偶爾——大多是中午時分，能看見他從店門口或者對面馬路經過，手上拿著連鎖餐飲店的紙盒、便利商店的麵包，抑或別人家的便當。

「今天不用上課？」她像媽一樣自然而然向客人搭話。用過時一點的說法就是：哈拉。

「現在是暑假。」

啊，原來現在還是暑假。

「你先坐，魚排要炸幾分鐘。我等一下送過去。」

這附近有不少讀建中、臺大和師大的學生。少年？青年？仍然傻傻分不清。

啊……會不會和自己一樣呢？

夾起還竄著煙的熱燙魚排，她想問，想問他——是不是剛畢業？準備念哪一間大學？為什麼要念？

「來——你的魚排飯，筷子跟湯匙在這邊。」

他拿出環保筷，頭微微偏向一邊吃著。



午後。

回家路上，路已經乾透了。乾淨得像新鋪好的。

將一部分軀幹藏在簽名制服底下愛撫自己，她忽然用力掐緊大腿內側。

真不簡單。她沒鬆手。想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弄痛弄到哭出來，這難度不亞於舔自己的手肘。

聽說達到高潮時，有些人會流下眼淚。

如果能把所有感受全拼湊在一塊兒，或許就可以無限逼近真實的做愛。

無須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也可以達到某種感官上的極限刺激。

少女想靠自己做到這件事——愛的自給自足。

「喔……喔……」

她發出呻吟。

這是她第一次發出這種聲音。

「嗯、嗯、嗯、嗯——」

她喘息。

這也是第一次。

叮咚叮咚叮咚——

「有人在嗎？掛號——」

門開了，後頭出現少女的臉。她遞出印章，接來百貨公司廣告手冊。

都幾年沒去了，還一直寄一直寄一直寄。寄就算了，還寄掛號。錢很多是不是？

隨手將廣告手冊扔在客廳桌上，少女回到房間。

制服攤在床上，扁扁的，她看著看著突然流下眼淚。

「排骨、帶走，九十塊。漲了喔。」「這邊吃還是帶走？」「好、內用，先坐一下！湯在那邊可以自取！」

「雞腿，炸的滷的都有——要不要切？」「沒啦，我們都沒放味素！」「冬瓜還沒出啦！菜頭嘛是同款！要晚一點。冬天就要到了。」「明仔日？我們明仔日休息——同款啦、同款，休拜日，大家攏休睏！」

少女工作愈來愈上手，甚至能找到空檔溜進後頭幫忙弄出幾道菜。媽幾乎找不到理由唸她了。找不到理由唸她的女人，待在這頭的時間愈來愈長，長到有時候少女忘了這間店不只自己一個人。

見菜量足夠撐過中午，少女說：「媽，妳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剩下我整理就好。」

媽點頭，跨下階梯，拎著老舊的包包過馬路。

望著女人轉瞬間沒入斜巷消失無蹤的身影，少女赫然察覺到一件事——這是自己第一次遠遠看著一個人走進巷子。之前媽一直是這樣看著自己的身影嗎？走入時，由於巷子是歪斜的，因此，與其說是「走入」，不如說更像是「跌進去」。

怎麼有辦法做到？跟跳下懸崖沒兩樣。

一再回想起那個畫面，站在巷口的少女遲遲無法邁出下一步。

「妳媽生妳的時候情況很危險，羊水在家裡破，妳爸又不在家，趕快打電話叫一一九。結果妳知道嗎？巷子太小了，救護車根本進不來，一路用擔架抬出去。那天還下雨，場面說多混亂就有多混亂。」某回過年，三阿姨私下包一個大紅包給少女時這樣說。表情活靈活現說得好像自己當時在場似的。

話很長，有好幾次，少女想跟她說同樣的話去年說過了。不過為了紅包，就算明年要再聽一次也沒問題。

有人生，有人死。巷子或長或短。

出生前來不及，出生後，少女曾聽過幾次救護車從巷口傳來的聲響——打開窗自二樓望出去，能看見紅色光亮一遍遍掃過整排房屋。救護車就停在巷口人行道邊。

「這裡這裡！人在這裡！」

最近一次是上禮拜。

「快一點！快一點！」

叫喊聲此起彼落。

「擔架！擔架快過來！擔架先過來——進得來嗎？」

這附近有不少外地租戶，就學或謀生。也許是地點偏僻隱密的緣故，即使貼出公告、架設監視器，還是常有人偷倒垃圾——一大包一大包扔，蟑螂老鼠滿地跑先不說，原本狹窄的巷弄更顯侷促。今天是一戶人家出事，倘若來的是一場大火，恐怕大夥兒會到陰間繼續當鄰居。

「讓開、讓開——前面讓開！」

穿過這條斜巷，對面人家的歐巴桑被抬往更遠的地方。

眾人好不容易來到巷口附近，整團黑影忽然間結結實實震動一下——有人踩到垃圾滑倒了。歐巴桑差點從擔架上摔下來。旁邊的救護人員趕緊扶住她。她的身體沒有任何抵抗。

遠在天邊是難耐心癢的黑色幽默，近在眼前便是一線兩界的天人永隔。

少女從窗口拉長身子，想知道歐巴桑死的時候到底有沒有離開巷子。而那些人正在爭吵救護車到底能不能載死人。

騷動平息後，少女躺回床，將棉被拉到下巴。

愛看熱鬧的爸媽剛剛不曉得有沒有跑出去看。要是不走出屋簷不走遠一點，從二樓是看不見他們的身影的。

以為會花很長時間入睡，沒想到不但一下子睡著，還作了個夢。

她夢到自己約國中暗戀對象一起到學校打籃球，她帶他走這條斜巷。

「我都不知道可以走這邊！」

「這條是捷徑喔！」

「妳好厲害——怎麼知道的？」

才剛被稱讚，少女猛然發現前方沒路了。他們被一個寫著「施工中」的招牌擋住，戴著安全帽、穿著黃色雨衣的假人像是在嘲笑他們般上下揮舞著手臂。

「只好往回走了。」對方說。

他們轉過身，一臺搞不清楚狀況的車子居然開進巷子。倒車出去恐怕不是一時半刻能辦到的事。

兩人在斜巷裡耗著。車子小幅度前後後上百次還是出不去。

到最後，車主打電話向警察求救，警察打電話叫拖吊車處理。

沒人關心他們兩人被困在這裡。這也難怪，他們什麼也沒做，只是站在原地。一隻耳朵聽著輪胎摩擦地面近乎超音波的高頻音，一隻耳朵聽著咚咚咚咚往地心鑿鑽的重低音鼓聲。

「真是有夠蠢的、居然被捷徑困住了。」

少女跟他一起走出巷子，沒跟他說自己就住這裡，無所謂困不困住。

其實進屋去就好了——喝杯茶、吃點餅乾什麼的就好了。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為什麼就是說不出口呢？

大概是覺得可惜吧。一旦離開眼前的困境，往後的困難就沒有人陪了。

「妳在幹嘛？發什麼呆？」

聲音從身後傳來。

少女急急轉身，手足無措的模樣彷彿剛接到一顆籃球。

是媽。

怎麼會？她不是早就回家了嗎？自己明明眼睜睜看著她跌進巷子的——

「店都收好了？桌子椅子有記得擦？天花板的蜘蛛網有沒有順手撥一下？滷汁呢？滷汁的蓋子有沒有蓋？抹布搓完要攤開晾好——妳弄好不回家站在這裡幹嘛？外套呢？妳沒穿外套回來？不是說過好幾次要記得戴口罩？空氣髒，什麼 PMS 的……」自己也沒戴口罩的媽絮絮喃喃說著。少女這才發現她手上拎著一大袋東西。

「燒仙草。手機行旁邊不是新開一家飲料店嗎？有賣燒仙草。」

啊，都忘了，路前面還有另一個出口。